

安慶黃梅戲深圳登場

【大公報訊】記者王一梅深圳報道：「樹上的鳥兒成雙對，綠水青山帶笑顏」、「為救李郎離家園，誰料皇榜中狀元」，一曲黃梅調，委婉悠揚中又帶有絲絲質樸清新的鄉土氣息，成為神州大地上廣泛流傳、國人喜聞樂見的戲曲門類。黃梅戲藝術將於本月十二日至十八日走進深圳大劇院，開展「2014深圳—安慶黃梅戲藝術周」活動，通過展演、展覽、展銷等多種方式，全方位展示安慶黃梅戲之美。

為大力弘揚地方戲曲文化，讓黃梅戲「唱起來，走下去，走出去」，即日至十八日安慶市在深圳舉辦「黃梅戲藝術周」。藝術周期間，《天仙配》、《女駙馬》、《六尺巷》、《為奴隸的母親》等市黃梅戲藝術劇院經典劇目將陸續登場進行展演，另外參加展演的還有兩台黃梅戲小戲折子戲。

安慶市黃梅戲藝術劇院的前身是一九五一年成立的勝利黃梅戲劇院，它是著名黃梅戲表演藝術家嚴鳳英、王少舫的母團，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黃梅戲人才。此次藝術周展演的都是該劇院精心編排的經典黃梅戲劇目，並由著名黃梅戲表演藝術家黃新德擔任藝術總監。本次藝術周一改往常「衆星捧月」的演出模式，夏圓圓、熊東旭、馬丁等優秀青年演員擔綱主角挑大樑，將和國家一級演員、梅花獎得主王琴，國家一級演員鄭玉蘭、董家林等同台飆戲。

與些同時，為充分展現黃梅戲的誕生背景、發展歷程和深厚的文化內涵，通過精心挑選的中國黃梅戲博物館「黃梅戲發展歷程」精美展板一組約五十塊展板，也將在深圳大劇院前廳展出，通過百餘幅老照片，介紹黃梅戲百年發展歷程。集中歷年來安慶製作的黃梅戲音像、聲腔製品，為本次活動特別製作的以《天仙配》、《女駙馬》、《六尺巷》、《為奴隸的母親》、《半個月亮》為主題的個性化郵票五套也將在同一時間首發簽署。

本次活動由安慶市委宣傳部、安慶市文廣新局共同主辦，安慶市黃梅戲藝術劇院、安徽中國黃梅戲博物館、安徽省郵政公司安慶分公司聯合承辦。

藝術賞析

Culture and Arts



香港設計師作品在滬展出

【大公報訊】記者張帆上海報道：香港著名設計師韓秉華、蘇敏儀作品展正在上海國際時尚中心舉行。本次展覽是今年上海設計周的重要專案，展覽以韓秉華、蘇敏儀兩位華人傑出設計師的設計作品與設計思想的歷程回顧為線索，結合著作、手稿等各類設計文獻資料，也是對兩位設計師近年得意之作的一次系統回顧。

意味深長H&S

在展覽的招牌背景板上，除了展覽名字和兩位大師的名字，還特別標有H&S的標誌。滬港文化交流協會會長姚榮銓告訴記者，這既是「韓&蘇」，又是「He&She」之意。同時，近年他倆「香港開花、上海結果」亦含有「Hong Kong&Shanghai」天作之合之意。

韓秉華是香港特區區旗區徽評審，並為設計者之一。他設計的回歸吉祥物「中華白海豚」在港也是家喻戶曉。而與上海這座城市夫婦二人也有很深淵源。自上世紀八十年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錦昇粵劇團晚上七時三十分於沙田大會堂演奏廳演出《鐵馬銀婚》。

■新藝粵劇推廣社晚上七時三十分於高山劇場劇院演出《春花笑六郎》。

■星河匯聚金曲演唱會晚上七時十五分在上環文娛中心劇院舉行。

■屯門文藝協進會「深港書畫作品展」於屯門大會堂展覽廳展至本月十五日。

■「中國少數民族服飾展覽」於沙田大會堂展覽廳展至本月二十一日。

代起，韓秉華便在上海推動世界頂級視覺藝術在中國落地。上海申辦世博會時，供各位評審參閱的上海申博宣傳畫冊、禮品、海報均出自韓秉華的創意。近年來，上海的公共交通卡、學生用卡等也由他設計。

蘇敏儀作為香港著名現代水彩畫家、設計師，屢在國際設計大賽中獲得多項榮譽，美國Benny Award、香港包裝星獎、中國包裝星獎、杭州市錢江特聘專家榮譽等數不勝數，並獲二〇一三年香港六藝卓越女性獎。近年來，蘇敏儀在上海及長三角地區也多有佳作，並在多地擔任創意顧問和特聘專家。

韓蘇各有所長

記者在現場看到，在展廳布置上，中央部分擺放着韓秉華、蘇敏儀合作的作品。兩人的個人作品則安排在展廳兩側。在場的上海觀眾，對H&S共同設計的「上海申博資料冊」非常有感情。韓秉華介紹，這本圖冊是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在摩納哥、蒙特卡洛申博陳述會議上供評委使用的。冊子以中國傳統線裝形式釘裝，其「祥雲」和「如意」圖形來自同一系列宣傳品。

主辦方告訴記者，將韓蘇二位設計師的作品請來助陣上海設計周，旨在深度展示這對伉儷相互影響，相互促進，以及他們對設計生活的種種感悟，以及當下年輕設計師些許指引與靈感的點撥。韓秉華能夠將東方風采以現代觸覺展現出他那種廣闊的個人設計視域；蘇敏儀則在視覺語言的世界中，將水彩透疊出詩般的畫像轉化為設計的一部分。從他們精心構思的作品中不僅展現出對設計的熱愛，更可以一窺卓越的設計如何跨越一個城市、一個國家，甚至一個人類社會之間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



▲韓秉華（左二）、蘇敏儀（右一）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意城市」（上海）推進工作辦公室副主任賀壽昌（右二），以及世界華人攝影家學會會長楊紹明在開幕式上的合影



▲上海申博海報勾起了不少觀眾的美好回憶



▲韓秉華設計的回歸吉祥物中華白海豚

直接描寫田園景色，歌頌大自然的真趣，而只是蘊含田園裡溫煦歡樂之情。全曲共有四個樂章，演奏時間比《布一》略長三幾分鐘，達四十六分鐘左右。最特別的，是樂章的篇幅不太勻稱。第一樂章的幅度，幾乎是其餘三個樂章的總和。

《布二》的首演發生了一個小插曲。首演原定於七七年十二月九日舉行，由維也納愛樂樂團負責演奏，可是由於樂團裡的樂手正忙於練習伴奏華格納的歌劇《萊茵的黃金》，無暇排練《布二》，結果《布二》的首演要推遲三周，至十二月三十日才舉行。

《布二》與《布三》相隔了六年。這六年的空際絕非表示作曲家在創作交響曲方面再次遭遇信心危機，而是他忙於其他樂種的創作。

《布三》樂章篇幅較勻稱

這首作於一八八三年的《布三》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在前後四首交響曲之中，《布三》篇幅最小，演奏時間只有三十分鐘左右。其二，四個樂章之間的篇幅差距極小，最長的第一樂章，演奏時間約為十分鐘，而最短的第三樂章，約為六分鐘，情況有異於《布二》。這種把樂章篇幅變得較為均勻的手法，有助遏止個別樂章的獨特性而轉為強化整首樂曲的融合性。其三，《布三》的調性處理方法極為迥異。樂曲是「F大調」，第一樂章固然是F大調，而終章則始於F小調，然後以F大調作結；但第二及第三樂章則是C調，前者C大調，後者C小調。這種調性的設計，似乎是前無古人。樂迷而特別是音樂系學生，聆聽此曲時，實須留意這個特色。

一八八四年夏天，亦即《布三》首演後半年左右，布拉姆斯前往維也納西南七十哩的一個山腳小鎮避暑，並動筆創作最後一首交響曲，該年完成了頭兩樂章，翌年完成了餘下兩個樂章。

《布四》的首演有異於先前的《布二》及《布三》；布拉姆斯不再交予「維也納」負責，而交由好友亦即著名指揮家彪羅所領導的宮廷樂隊負責。

《布四》構思宏大富創意

同年十月初，布拉姆斯與一衆密友聚在一起，聆聽《布四》的雙鋼琴版本。（註：一般作曲家都會為自己的交響曲擬備鋼琴版本。）根據為布拉姆斯寫傳記的Max Kallbeck記敘：布拉姆斯親自彈琴，並由作曲家Brüll彈另一個鋼琴；為他們演奏時翻琴譜的，是赫赫有名的樂評家漢斯力（Hanslick）和指揮家列德（Richter）。聽眾之中，既有樂評家和學者，亦有當時的俊彥。當首樂章奏罷，起初全場鴉雀無聲，布拉姆斯眼看一衆全無反應，頓感難堪，正想準備彈第二樂章之際，漢斯力才打破室內的沉寂，急急說道：「我剛才聽整個樂章時，恍惚被兩位無與倫比的才俊重重擊打一頓。」一衆繼而大笑。布拉姆斯等到笑聲停頓後才開始彈下去。

由作曲家親自指揮的《布四》首演，贏得一致好評，而隨後的演出，亦廣得好評。據學者指出，《布四》最大的特色，是其深邃之意，彷彿是向一班具有音樂修養但可惜不復存在的聽眾而寫。

既然百多年前這類樂迷已經難以尋覓，敢問今天還有幾個呢？無論如何，欣賞「港樂」在艾德敦領導下，為我們留下難忘的演繹。

（編者按：香港管弦樂團「布拉姆斯交響曲全集」音樂會定於十一月十二日及十五日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行。）

港樂演繹
布拉姆斯交響曲

▲馬捷爾生前曾為港樂執棒

▲音樂家布拉姆斯

▲艾德敦為今次音樂會執棒

嘉嫻

馬捷爾大師月前離世

可惜，事與願違，這位造詣極高的大師，月前溘然辭世，享年八十四。「港樂」哀嘆之餘，急謀善後之策，亟須物色替補人選。最後邀得以前領導「港樂」多年而且正式離任總監之職後仍在一段時期內兼負「桂冠指揮」名銜的艾德敦，以及曾在「港樂」擔任副手之職的青年指揮蘇柏軒。前者負責指揮「布拉姆斯交響曲全集」的兩場音樂會，後者則領導樂團舉行文化中心誌慶音樂會。限於篇幅，本文只集中簡介兩場演出的布拉姆斯一套四首交響曲。

布氏交響曲承先啓後

首先，必須指出，布拉姆斯的交響曲，從交響曲這個樂種的發展歷程來看，具有承先啓後的功能。據權威學者如F.E.Kirby之輩，清楚指出自貝多芬於一八二七年逝世後，以德奧體系為主體的交響曲創作活動，經歷了三數十年的「貝多芬後遺症」時期。由於貝多芬的交響曲精妙絕倫，後繼者難獲其鋒，他逝世之後，特別是隨後的三十年，一班作曲家深恐狗尾續貂，既無膽亦無意動筆創作交響曲。根據統計，一八三〇至三九年整個德奧體系只有二十首交響曲作品，四〇至四九九年有二十三首，而整個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亦只有二十一首，六十年代則略有起色，上升至三十二首；反觀貝多芬在世時的一八〇〇至一八〇九年，卻有五十首之多。

從上述數字可見，「貝多芬後遺症」不但存在，而且影響極深。布拉姆斯（一八三三至九七）作為「三十後」，不但見證着這個後遺症，他的交響曲創作，亦直接受到影響。布拉姆斯第一首交響曲於七六年完成，而首演於同年十一月，但他早在二十二歲（即五五年）便着意創作第一首交響曲，前後相距二十年以上。縱使從布拉姆斯於六二年將第一樂章展示予好友卡拉·舒曼算起，至七六年完成為止，也經歷了十四個年頭。其間屢易其稿、動筆踟躕的情況，可想而知。貝多芬珠玉在前，布拉姆斯對自己的第一首交響曲力求精練，殫精臻善以恐不逮的決心，亦不言而喻。

這首千呼萬喚的《布一》，面世後深得觀眾以至樂評界稱許。著名指揮家彪羅（Bülou）視之為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後的《第十交響曲》，而評論家漢斯力克（Hanslick）則認為此曲與貝多芬的交響曲有精神上的相連之處。

《布一》既浩大又豐富

《布一》只有四個樂章，演奏時間大約四十三分鐘。全曲氣勢浩大，樂思豐富，乍聽來未必全然領會，實需多聽幾次，細嚼其味，方知箇中精髓，既有苦惱鬱悶之意，亦有歡快喜躍之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終章與「貝九」的「快樂頌」，頗為近似，倒有呼應之勢。

乘着《布一》所帶來的美譽，布拉姆斯對於繼續創作交響曲，滿有信心。一八七七年六月他在寧靜優雅的鄉間歡度暑假時，動筆寫第二首交響曲，然後轉往巴登巴登（Baden Baden）的小村續寫。同年十月，即短短四個月間，便告完成。「布二」由於是在山區小村寫成，音樂界有人把它看成《貝六》（「田園」交響曲）的同類。

《布二》具田園溫煦之情

不過，必須澄清，《布二》並非一如《貝六》，

▼香港管弦樂團將為「布拉姆斯交響曲全集」音樂會演出

